

西園存稿卷之二十五目錄

祭文

祭章千岩察友內君文

立墓田祭告外大父桂軒謝公暨外大母林

石兩孺人文

安墓祭告先外祖寧波公文

安墓祭告林石兩太孺人文

祭告先外大父大母奉先太安人木主祀謝

氏祠文



祭兩脩丈人文

祭同人韓伯舉文

祭老姊曾大家文

祭尹太母羅太夫人文

祭黃士明宗伯文

榕樹堤水門興工祭文

祭韓大叅雲陸年兄文

祭黃大叅愷喪親家文

祭曹璇石親家文

祭程太孺人文

祭尹冲玄明府年兄文

祭程木公司理文

祭文恪公大宗伯若翁韓老親家文

西園存稿卷之二十五

羅浮張 萱孟奇甫著

元孫紹演來孫國相補闕

祭文

祭章千岩察友內君文

濯濯孺人佩英結芳夙習婉婉作嬪千章爰相夫

子鳳池翔翔上徵 天寵禕翟煌煌詠彼樛木附

枝者茁實撫有子奚必已出闔政克閑千指遂遂

易間嗃嘻實維婦則南山不騫咸澤儷肩夫曰哲

歸子曰聖善前無公文謂斯億年忽是中涸人理

曷延仙姿不春玉魄長夜忘憂悴堂合歡委樹總
幃風褰粧臺霜卸月支罷香疇返靈駕萱等情實
同寅載彼徽音人皆有婦靈獨令名彤管不慙勤
彼素旌薄言侑之靈其來歆

立墓田祭告外大父桂軒謝公暨外大母林

石兩孺人文

萱不肖幸以母夫人遺體忝公宅相渭陽之誼仰
懇往誌非一日矣茲者母夫人獲藉洪庇大年彌
邵寢食彌安而公之後人乃丁未運五畝之宅且
虞蕩析四時之事能無匱乏嗟夫悲夫廉吏不可
爲豈謂公耶萱不肖謝郡夜郎奉母夫人一日之
養凱風寒泉實軫於衷謹以母夫人菽水所餘築
公及兩孺人之墓復捐附郭餽粥之資三十三畝

有奇爲公墓田以畀公之後人供其歲事惟公是
嚮是鑒默牘於後之人世世恪守儻或廢墜公必
極之謹告

安墓祭告先外祖寧波公文

公生爲廉吏柄鑿一時歿以鄉賢俎豆百世篤生
我舅爰育我躬每詠寒泉殊慙宅相茲以毋夫人
之命封公之墓安公之靈幸已竣工敢忘報謝謹
以剛鬣柔毛染盛庶品之儀祇申告奠

安墓祭告林石兩大孺人文

惟靈作配名德篤生林曰令嗣祭余小子宅相是

憑茲以毋夫人之命捐貲築墓馬鬣既封冥臺永

妥謹以剛鬣柔毛染盛庶品之儀祇申告奠

祭告先外太父太母奉先太安人木主祀謝

氏祠文

維萬曆四十有二年冬十二月十六日張太母勅
封謝太安人終於張氏之正寢四十三年春正月
十二日外氏之孫謝良史等虔奉太安人木主以
館祀於謝氏之祠蓋異禮也於是孤哀子張萱謹

以剛巖柔毛庶羞之儀祭告於外大父外大母神位前稽顙再拜而爲詞曰禮有可以義起義或可以恩勝君子從焉亦議禮者所不禁也嗟惟我母太安人歲十七卽歸於我先司徒今八十有九乃從先司徒於地下七十二年之間所爲夾輔我宗祐克相我先司徒以光大我後之人或式之穀或教之忠俾有成立以無墜我瓦屋張氏之家聲何者非乞靈於我外大父外大母之遺訓其曾玄滿前諸福咸備兩拜綸封獲登上帝壽入地含笑蓋棺靡憾亦何者非乞靈於我外大父外大母之餘休乎故我母之居常也奉宗祐輒念外氏之爲宗祐者撫諸孤輒念外氏之爲諸孤者含飴而哺曾玄輒念外氏之爲曾玄者及丁涓陽之末造傷夏肆之弗屏念其金鬲念其室廬卽不敢謂有思外氏以仰報我外大父外大母於萬一第視世之人環珮之聲纔離閨閣絺綌之詠遂絕邯鄲甚則有稱婢子而登臺履薪令外之氏且號皇天而反首菱舍者亦孰得而孰失乎故一捐楮罔外氏之子若

有奇爲公墓田以畀公之後人供其歲事惟公是
嚮是鑒默牖於後之人世世恪守儻或廢墜公必
極之謹告

安墓祭告先外祖寧波公文

公生爲廉吏柄鑿一時歿以鄉賢俎豆百世篤生
我母爰育我躬每詠寒泉殊慙宅相茲以母夫人
之命封公之墓安公之靈幸已竣工敢忘報謝謹
以剛鬣柔毛染盛庶品之儀祇申告奠

安墓祭告林石兩太孺人文

惟靈作配名德篤生林曰令剛繫余小子宅相是
憑茲以母夫人之命捐貲築墓馬鬣既封冥臺永
妥謹以剛鬣柔毛染盛庶品之儀祇申告奠

祭告先外太父太母奉先太安人木主祀謝

氏祠文

維萬曆四十有二年冬十二月十六日張太母勅
封謝太安人終於張氏之正寢四十三年春正月
十二日外氏之孫謝良史等虔奉太安人木主以
館祀於謝氏之祠蓋異禮也於是抵哀子張萱謹

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儀祭告於外大父外大母神位前稽顙再拜而爲詞曰禮有可以義起義或可
以恩勝君子從焉亦議禮者所不禁也嗟惟我母
太安人歲十七卽歸於我先司徒今八十有九乃
從先司徒於地下七十二年之間所爲夾輔我宗
祐克相我先司徒以光大我後之人或式之穀或
教之忠俾有成立以無墜我瓦屋張氏之家聲何
者非乞靈於我外大父外大母之遺訓其曾玄滿
前諸福咸備兩拜綸封獲登七壽入地含笑蓋棺
靡憾亦何者非乞靈於我外大父外大母之餘休
乎故我母之居常也奉宗祐輒念外氏之爲宗祐
者撫諸孤輒念外氏之爲諸孤者含飴而哺曾玄
輒念外氏之爲曾玄者及丁渭陽之末造傷夏肆
之弗屏念其金鬲念其室廬卽不敢謂有恩外氏
以仰報我外大父外大母於萬一第視世之人環
珮之聲纔離閨閣絺綌之詠遂絕邯鄲甚則有稱
婢子而登臺履薪令外之氏且號皇天而反首菱
舍者亦孰得而孰失乎故一捐楮罔外氏之子若

婦其堂以內無不擗踊而失聲卽堂以外亦無不
匍匐而來計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乎夫爲張也
毋而從謝也祀粵稽之禮未之前聞外之氏良史
輩則固以請藐諸孤亦固以辭良史輩揮涕再進
禮則何知亦以德報德云爾夫有德不報謂之戮
民况祖之姑乎况祖之姑再造我謝氏如太安人
者乎魯之義姑不嘗祀於兄子之室乎陸家之姑
不嘗祀於睢陽之墟乎敢固以請嗟夫悲夫外之
氏若良史輩者亦猶行古之道也藐諸孤所以稽
顙再拜而不敢固以辭也自今而後歲事有常蒸
嘗靡忒洋洋我母內則爲張氏百世不遷之祖妣
外則爲謝氏百世不遷之祖姑自今而後一日有
張氏之子若孫卽一日有謝氏之子若孫百世並
存亦百世永好今世之人毋謂女無二代親者此
物此志也非以義起禮而以恩通義者乎不孝草
土之餘五內推裂靡敢厭冠扱衽稽顙祠下謹遣
宗孫元炳等百拜陳詞惟我外大父外大母諸舅
父若母及我外兄若嫂其共歆之尚饗

祭兩脩丈人文

人之生也如寄生之寄也如大海之浮漚一起一
滅一遲一速誰得而詰其所自故哲人閱世何脩
短之不可齊而世閱哲人死生大矣噫噫乎有男
女則有婚姻有婚姻則有情誼余於公之存也念
絲繡之永好未嘗不誓白首以同心於公之沒也
嘆人琴之俱亡又安得不望總帷而掩袂此非余
之怛化而不能達觀於死生夫亦以俗之薄也同
氣連枝者尚日尋于干戈又何有於婚姻之孔云

而情誼之篤摯故庚戌之歲余嘗壽公以言里中不可一日無伯聲有伯聲不可一日無孟奇而里中有婚姻亦不可一日無吾二人之臭味第吾二人者川觀崑居詩逋酒債其偏至之趣物外之賞十而九同惟公旣脩文於地下計必鈞稽夫冥理不知福田之說是耶非耶胡歿擇人而食如某子甲者久稽其誅而畏人而避如其乙丙者弗獲其庇故余又嘗語公人間世之見在者能如公之內無機心外無機事爲菩薩之肉身如神仙之行地

自足以入聖而超凡解縛而釋繫何必念佛看經持齋懺悔問過去者之種何根而未來者之授何記歟公老而不衰久而益嗜仰衛武之交儼又自呼爲兩脩之丈人不知公何關於彼而復脩何脩於彼而得此噫嘻乎忽客寄之初歸覺浮漚之已逝歿生脩短哲人不貳况公之身福德兼備瞻彼楊坑鬱葱佳氣丹旒飛揚素車戾止葭葦小子亦雪其涕歿始而以悲繼而以喜蓋喜者喜公之全歸考終飾巾之前無一事以皺眉蓋棺之後無一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一
人而異議而悲者悲公之九泉所爲含咲開顏游
閒徵逐必非丈人之兩脩復悲余之晚歲所爲休
戚相關寒暄相藉亦無正覺之居士故執公之紼
于蒿之里仰問於天俯酌於地中而陳詞告公筵
几公其聽之毋謂余戲

祭同人韓伯舉文

吁嗟乎文靖先生伯舉韓君之捐賓客也二十九
季遠矣嗣于甫立大事輒褻天啓三季冬十一月
十有六日永歸寔窆碇岡之鹵肴老友焉氏張名
萱嘗哭先生以詩青山空滿地痛絕未埋身蓋中
心藏之十有一日街鼓三通余枕一寢香花夾道
士女傾城袿服繽紛幻戲羅列日文靖先生有遠
遊也時余不于芻靈之隊徬徨葦塗之側瞻睇攀
戀若有求而弗得者是夢也胡爲乎來哉豈以余

爲范巨卿故以夢而請辭又以余爲沈子萇欲以
夢而執手耶揮涕而起從諸素車白馬之後十有
二日旣具炙絮以醑先生於正寢十有六日復採
沼沚以醑先生於郊關遂放聲而痛哭因輟泣而
問之吁嗟乎先生一昔之夢是耶非耶夫棺之始
蓋也旣通一夢以感鄰春不相之輩土之將親也
復通一夢以貽屋梁見月之思謂先生爲無知耶
則古皆有死於先生何悲謂先生爲有知耶則悲
轉爲喜而喜也亦宜第喜非隨人而喜悲非隨人
而悲悲以喜而不可解喜以悲而不可支浮雲爲
我停白日請勿馳薤露且輟響聽我前致詞詞曰
華封之祝所祝有三以多爲貴富壽與男舉世逐
逐滿目眈眈魯豹之言有三不朽非富非男亦非
以壽不朽維何與世大繆吁嗟乎先生攬揆之辰
長余四年臭味是同植之自天巖而連臂州而拍
肩十載庠序汝我翩翩我頡汝頡孰能爭先月旦
有評璧合珠連及歌鹿鳴籍皆壬午惟我與汝魁
名接武一爲文龍一爲繡虎掉鞅班馬之塲齊鑣

枚董之圃謂千里不難於一日謂一日可同於千古雖慙上苑之鶯花幸建中原之旗鼓賞心樂事美景良辰朝徃夕來如影於形得錢卽覓有釀盡傾側弁而哦刻燭而成險韻相角軟語相縈汝鑿乾坤之混沌我搜海岳之精靈世羨吾二人者皆一時之勍敵余亦駭吾二人者何一世而並生呀嗟乎先生不朽之言可以余而彷彿不朽之德難更僕而稱名以兄爲父以師事兄家守清白步趨準繩十四載之公車五計偕而續食有賦不賣黃

企凌雲空饒綵筆一刺數弊於衡懷長裾不曳於偃室寧卒歲而索垂嗟入門而壁立庭無長樂之襍賓戶鮮敬容之殘客以余兄弟爲二仲時開蓬蒿爲三益故薰而良者鄙恪不萌聞其風者惜噪頌釋昊天不吊大命不延含咲而訣呼我而前手遺文而見屬置後事於不言遺容莞爾委蛇翛然得上上智斷種種緣舉體不僵如兜羅綿夢感比鄰定葺未捐骨豈青兮或爲明神靈而揚今時爲才仙考行易名曰文曰靖我無媿詞棺蓋論定日

月可懸天壤同永吁嗟乎先生之殘膏賸馥霑溉
枕林而功在吾徒先生之餘韻流風興起豪傑而
功在來者故夫人之功非梓匠與輪輿卽畫墁而
毀瓦先生之功一時不立於生前而百世不在於
人下余故曰先生不朽與世大謬世之三祝腊毒
實厚朽而速乎亦孔之醜吁嗟乎先生三祝不可
得一不朽兼有其三何必青蚨流地朱顏駐世廢
椒聊於唐什而繼螽斯於周南余又嘗哭先生以
詩千秋還獨擅何必重生男先生有知亦樂且湛

吁嗟乎先生身前微憾身後攸濟萊婦在室柏舟
水誓孤燕集慎載在惇史繫建祠而立碑掩孝章
之前美閣有淑媛門有快壻中台猶子經紀後事
黑衣已綴主鬯如禮吁嗟乎鄉里多賢不乏衣冠
金蘭之契能有幾存名花新月綠水青山存者獨
往逝者不還山陽有笛能不永嘆先生已矣余幸
後死藏先生之遺草雖未懸門識先生之大者尚
未墜地吁嗟乎先生何之風流鬼錄罔兩人群余
爲此詩情見乎詞先生弃我去吾道將安歸九原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三
不可作五絃不可微蕭蕭白楊鬱鬱金龜執彼象
紼褰彼總惟有芻一束有酒在壘斟之酌之有淚
不揮願言一昔夢時時長相隨吁嗟乎先生榕水
湯湯象嶺巍巍

祭老姊曾大家文

老姊曾大家將就窀穸老弟萱率諸子孫等匍匐
輟左揮涕而爲之詞曰諺有云一皮隔一皮孫子
何嘗當得見嗟夫悲夫雖不當兒弟問身之所自
出亦皆毛附而裏離有人於此有鬚有眉非木非
石非火非蕪胡然骨肉若不相關以其祖母與路
人而同視嗟夫悲夫二十七歲而稱未亡人七十
四歲而稱王大母抱空帷遺腹之片肉撫膝下蚤
寡之子婦旣勤且儉以豐其家復勞而瘁以當其

戶旣教子以泮游復教孫以勺舞哺無母之孫曾
嫁無母之兩女吞蓼而忘辛茹荼而忘苦凡有血
氣能不返顧嗟夫悲夫自賢孝之子婦捐悅悍戾
之孫婦析居幾微少見無日不對祖母而擎拳努
目失得橫生無日不詈祖姑而拍案裂襦憶我姊
前後之見翹無日不捫膺頓足飲恨而長吁難以
枚舉舉其最巨中有二事人人能語癸丑之歲五
月十有二日以祖母而誤收一瓦碗嗟所值之幾
何何至懷磚向之奪碗碎之欲墮塞其往來之路
且攘奪其朝夕之糈此一時也姊欲跣足披髮以
鳴鼓於鬢序幸先太安人令諸子婦相率跪諫謂
虎不食子姊乃却步於中衢又最著者四十七年
之孀守如范蔚宗所稱貞女亮明白之節通邑之
縉紳縫掖黃童白叟誰不讚嘆而歛衽幸合詞而
表揚以候命於當事方剗剗而上請以丐恩於
朝廷汝乃慮謁謝之煩勞遂傍豺狼之門楣而長
舌之是聽借其筆爲匿名之帖以吐血噴天而抹
殺一邑之公評又言請於王者謂張某老悖好噉

虛名致主者且矣且驚抱成案而中停街談巷議
反噬情形不意魯氏有此寧馨余嘗誤次其事於
陳廣文孤節流芳卷彼昏不知尚施睂目以見人
嗟夫悲夫觸目吾姊之身後回頭吾姊之生前嘗
人間世未嘗之荼蓼抱人間世未抱之煩寃以七
十四之王大勇歿於一孫之手未嘗費厥孫寸縷
之絲半文之錢而水牀珠含弗躬弗親湊題黃腸
如弃如捐執杖披縗殊無涓滴副急之淚就苦主
壘偶同陌路邂逅之緣惟是孫子何嘗當得兒之
語姊習聞焉姊而無知或亦瞑目地下姊而有知
能不以前死後之情形上訴於蒼天嗟夫悲夫
我哀不可寫我詞不可宣哭吾姊以哭吾母憤抱
畢世恨徹重泉故背人而書背人而緘以焚於靈
輦之前諺又有之女無三代親今四代矣我姊身
前而不信我姊身後而實然嗟亦已矣又復何言

祭尹太母羅太夫人文

尹太母羅太夫人薨於正寢蓋壽九十有八冢嗣
用平先生七十有七仲嗣用和先生六十有五矣
羅浮張萱者用平先生之同人也一聞計卽西望
欷歔者久之已乃肅襟讚歎是母是子豈非人間
世稀有之壽亦豈非人間世稀有之福乎萱同人
七十有五自壬午以逮甲寅獲稱慈侍者惟用平
及番禺趙初甫與不肖萱三人而已甲寅冬先太
安人輒見背時八十有九耳壬戌冬初甫之母吳

太夫人亦遲養自甲寅以逮乙丑又透迤十年尚
獲安於一日之養者惟羅太夫人而已萱嘗按籍
七十五人閱四十餘年升沉顯晦置勿論徼天之
幸復獲有今日彼此白頭稱異姓兄弟不少替惟
林君馭司徒區季方司寇黃思元方伯韓叔捷叅
知張元輝觀察溫爾惇郡丞關維化別駕許有撫
刺史蒙少孟趙初甫洪孺成三明府暨用平及萱
十三人然自用平而外十二人者皆已捧杯捲而
永痛撫風木而含悲七十五人之中又獲以古稀

之年承顏於鶴髮魚鮒之側則惟用平一人而已
萱歲時每過寶安數登太夫人之堂太夫人輒欣
然竟日孩萱而前之咲問子若孫幾何婦妾輩何
似若眠食與三兒何似若孩用平孩用和也萱亦
欣然竟日繞太夫人膝下不忍去若先太安人之
起於九原而見孩也故嘗歸而語子若孫羅太夫
人者非尹氏之母乃不肖萱之母也是七十五人
之中誦蓼莪而復得太夫人以對我者亦惟萱一
人而已夫以望百之母而含咲入地以望八之孫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一
而孺泣視舍此非人間世稀有之壽亦非人間世
稀有之福乎故境內外之奠太夫人也以哀不肖
萱之奠太夫人也以頌亟欲携諸子若孫買一葉
採江蘋以薦於太夫人且問兩先生苦凶良善時
萑苻多警道路戒心不皇匍匐奔赴秋九月之下
浣乃率兒輩等匍匐而窺太夫人几筵俯首愴嘆
七十五人之中四十餘年幸我十三人者相倚爲
命以至於今今而後無復有舞斑斕奉壽母矣此
不肖萱所爲一聞太夫人之計西望而歎歎也

祭黃士明宗伯文

歲丙寅士明先生以少宰 請急就子舍劉太夫
人八十有三矣久之太夫人違養先生爲孺子泣
無時柴瘠幾於滅性丁卯春二月萱匍匐而赴太
夫人几筵時先生杖然後起雞骨支牀矣猶揮涕
握手具雞黍閉戶爲竟日談因出史槩數卷相揚
於則先生佐禮握銓之暇所自課未卒業也因與
西園彙史史餘卒業何似時萱亦以彙史義例一
卷就正於先生乃相視而咲吾二人之史行亦何

必抱薛元超之一恨當其身拜史通子哉羅浮之
陰珠海之陽有宛委焉吾二人勉之言猶在耳今
先生已矣先是數月萱從百尺樓頭仰觀天象東
壁失色小大不同占曰經士不用圖書隱六月二
十日乙卯狂颶大作海水沸揚爲六十年始一見
者越三日先生之訃至則先生以是日啓手足矣
嗟夫悲夫天地閉賢人隱今賢人云亾星文安得
不伏匿河海安得不震盪乎是日也春者不相杵
童子不歌謠商賈罷市謂先生季不滿德位不滿
季若爾則廖融之雲穿雪壓李續之天盡水窮尙
足恠漢管之所爲疑服素冠呼吾已號琴亾於寢
門之外者非此物也桓君山之新論仲長統之昌
言皆未卒業先生不無陸平原垂亾之恨第先生
之哲嗣翩翩佳公子也能讀父書新論不必假手
於班仲堅昌言不必假手於繆東海自能汗簡可
以縣門而萱耄雖及歿尙後也卽不敢自附玄晏
亦何敢多遜德璋故嘗舉先生之史槩以間請於
先生之門人觀察嶺東李公芬者其羣居則經不

減仲由加麻而服不減王朗急於先生之遺書復
不減轡丕之紛孔文舉也先生又何憾焉惟是西
園之彙史史餘今幸相次授梓不得先生爲運郢
爲介駟未嘗不泣望於箕斗之東維而痛絕於五
色之繩子也嗟夫悲夫古今爲長夜天下同寢寐
既不能起先生於九原爲西園高山流水之賞不
知靈芝宮芙蓉館亦有如西園公可與先生揚扃
千古者乎嗟今已矣又復何言乃操一葉絮斗酒
仰攀几筵而陳詞以侑之先生其冥鑒否

榕樹堤水門興工祭文

惟湖漚彼三溪環茲百雉地文勃發人文蔚起故
道一漚民用昏墊爰鑿新堤以疏以理汎汎其流
必束而逝如帶斯縈如襟斯系鞭石爲梁櫛石爲
齒涉有浮鼉穴無漏蟻摩我膚功介我繁祉維公
及私是藉是庇百祿攸同千秋萬祀

祭韓大叅雲麓年兄文

歲及臘矣是爲丁卯吉日壬寅靈輜就道途號巷
泣如喪厥考素車白馬寤辟有標其人如玉叔提
先生吳閩專郡巴蜀維屏直道而事如朱絲繩苦
節而貞如玉壺水世途不諧意有不可軒冕是塵
松菊是課時論同歸知音非寡薦剡數騰追鋒將
駕先生掉臂我考我槃彼雲出岫我鳥倦還松子
有園十畝之間園涉成趣門設常關坐上常滿良
朋老友旨有餘蓄藏有斗酒花前月下歌聲舞袖

其樂未央天實多又華封之祝先生兼之椒聊之
實先生賦而森森玉樹文孫佳兒舞勺克庭懷寶
需時達尊有三先生之謂不朽有三先生何媿先
生立言以余對壘無言不酬我心則醉天不憖遺
梁木其頽素旒載揚爾室是歸牙絃誰聽郢斧難
揮西園遺老形影自隨先生往年七十有一余壽
以言會奏以臆副在問史久要靡忒鄉校同遊賢
書同籍奕世婚媾以漆投膠白首青山爾我囂囂
相期百年松栢先凋靈棄我去竟何以招死生大
矣今焉永訣邁余疾疢第綿悵寢門之哭投地
是闕悵彼河山伏枕痛絕張范之交往牒非虛靈
過余門寧不次且余實有胸豈皇其居以人爲杖
酌彼通衢一瓣清香陳詞攬涕行矣先生獨知其
昇生歟交情天壤同弊云何以悲老兄老弟

祭黃大叅愷衷親家文

噫我老親家黃峴黃公之捐賓客也六年於茲矣
崇禎之龍飛春三月九日卜於歸善之鹿遊岡爲
公藹室西園老圃張萱者以兒女親率其子元炳
元焯元炆元瑩元琰元燮及子之子堪陞重堦始
而執紼繼而執引迺以牲帛之儀頓首几筵哭而
奠之而爲之詞曰雅有之洽比其鄰昏姻孔云余
讀詩至此竊以自幸上非幽王朝無尹氏不至如
朱考亭所云燕雀處堂突决棟林蕪獲以旨酒嘉穀

相怡博自免於念我獨兮憂心慙慙也余有八子
皆婚於名閥爲絲爲緡必魴必鯉卽非汾王之甥
蹶父之子然或世其親或同其德彼君子子女亦皆
尹吉也故不腆宗祧神罔怨獨宿我畜詠孔云
者世七勿替矣惟兒瑩之婿於公也自幸之中更
自幸焉余生而少於公凡八歲甫誦通輒兄事公
公亦暱就余臭味同而形影附異姓骨肉矣余以
糠粃先公舉於鄉甫三年公卽以乙酉相次舉除
二年公輒成進士去天飛泥蟠敢希下車之揖惟
公則寒暄不問金石不渝而瑩之母與公之內君
皆出於京兆之車親可以世好可以合昏姻簿中
寧無紅縷之繫第瑩生一歲母輒棄之蓋藐諸孤
也瑩六歲而瑩之婦爲公竄愛女者甫三歲不牽
代公之絲無煩懿氏之卜一言而二姓之好遂合
敢曰同德毋亦親無失親者乎時公方貴顯以名
進士令名邑而今名兩相名郡一守名郡而相與
守名監司行省而監司名聲稱滿於三吳閩澤留
於八柱意有所不可遽賦遂初余一再仕輒令見

放先公行吟澤畔者八年矣公歸亦惟余睨就四
美時具二老相將得錢卽覓沽酒不疑角韻分題
浹口竟夕里中謂羅浮昔有天仙婚媾爲鮑葛今
有地仙婚媾爲黃張也何期龍蛇之歲乃在癸亥
公卽乘雲騎箕全歸冥合天亦不憖遺矣夫貴宦
而至三品遐齡而踰從心豈不仙僊乎含咲帝鄉
耶生前幼而壯壯而老口無過言身無過行宗族
鄉黨人無間然身後子而子孫而孫羔鴈盈門蘭
玉滿室弓冶箕裘世勿有替卽哲嗣孝廉長君蘭
摧玉折而遷注之種計當一日千里文學次君爲
諸生高等穎見囊中青紫俯拾獨東床坦腹者乃
有兒瑩不能不爲阿大中卽封胡羯末所唾地然
公故精于支家言數語余曰妍瑩必貴今猶然西
園一麻衣也文章果憎命耶獨徼公之福瑩之婦
常八舉男子幸育其四皆相次執雉矣更徼車太
夫人之福瑩之婦能奉先太安人內則饁南畝執
懿筐不失林下風氣令瑩兒無內顧憂惟是速老
西園公所遇非故物矣每思承戴侯之清塵眷予

以嘉姻之語不能不爲潘安仁復歌正月之什也
而自幸之中更大幸者余之孫堪又獲以女歸次
君文學之佳兒是黃張昔者爲羅浮之鮑葛今復
爲羅浮之朱陳敢又謂德之同而天之合抑公地
下嫣然豈無它人唯子之好耶噫幽明者形往來
者神皓首之交夢中可尋青山峩峩我白雲英英天
壤同永惟公之靈尚饗

祭曾璇石親家文

繫惟我公華胄高隆衣冠葉奕羔鴈雲從公實邁
德獨亢其宗一登賢書卽提南宮成名進士讀書
中秘旋陟西臺毅然攬轡于蒲之阪筦我邊計夙
沙救靈蚩尤懾氣謀商鼓箠磔雪魄冰數年逋額
一歲取盈邊陲果腹 帝曰汝能此真御史勛哉
澄清懷才不露與物何忤有表有坊無城無府踽
踽涼涼何以行路睢睢于于亦復媒妬小官不辭
手板逶迤載分猗署祝鳩是司柱題漢宮郎望巍

魏列岳於閩亞節獨持有脚之春隨車之雨愛克
厥威冬日煦煦丁戊之陽盧焦之滄鹿皆擇音鴻
常遵渚於穆 先皇西顧睠然鬱鬱梧雲湯湯湘
源公其陳臬六條是宜準旟未建鵬賦先傳天不
憖遺龍蛇在歲謂仁者壽公胡有害善人是親理
亦昧昧人琴俱亡河山未改嗟公與我童丱追隨
麟史共席麟角同揮契叶金蘭世締緝絲彼此姻
姪罔或詒罹公有二女懿卜惟德一歸我兒一歸
我姪我有諸孫次公受室親不失親永好無數內
君難老家人是宜求之彤史是曰女師嗚嗚中庚
當戶男兒佐公翼燕衍公謀貽憶公存日彼此臯
味公有東園共我衡泌我有西園奉公杖履公能
忘乎我亦老矣公去我留我勞公休瞻公素旒登
公樂立有酒可灑無涕可流不悔者心共此千秋

祭翟太孺人文

嗟太孺人其歸全而福備者乎先室車安人於太
孺人爲堂姊旣生同戊午而太孺人所歸裳襟公
於西園公爲車氏友婿亦皆生同戊午豈偶然哉

惟是修短不齊車安人之棄藐諸孤也四十一年
遠矣幸而兩拜 綸恩不負其敬戒然亦冠翟服
禱於地下耳身爲四兒之母不及爲四婦之姑余
每携諸子若孫一過涓陽未嘗不低徊却步每讀
孫子荆情文之語亦未嘗不潛然竟夕也嗟我鳳
卜之賢鷄鳴之相安得如太孺人白首在堂斑衣
繞膝爲人間壽母以含飴弄孫而自快於桑榆乎
今哭太孺人而追悼車安人蓋痛如初歿矣余更
痛心不忍復登衮襟公之堂者兒烜之婦翟卽公

之愛女也歸甫九年烜輒告逝時婦翟甫二十有
八止一女及青衣一女日抱兩女而啼諸廟未亡
人有歿無二安得一呱呱而嗣諸閔二年烜之亡
兄焯青衣遺腹幸舉一子兒輩請以嗣烜名之曰
堅今三歲矣風氣儼若成人婦翟子之不啻已出
其嗣而告於廟也太孺人曾過而孩之太孺人計
至堅哭之痛亦不啻婦翟之哭太孺人也誰謂天
親不可以人爲也地下有知太孺人其詳語衮襟
公以語兒烜烜之主鬯得人翟之宅相不虛矣嗟

太孺人以子若孫之賢且衆如彼而女矢志立孤
若斯之貞也寰襟公卽先余捐賓客未及從心第
踰耳順且有長年之太孺人以攸遂公之燕翼貽
謀又復何憾故余題太孺人之旒曰歸全福備非
諛語也嗟夫悲夫戊午之歲鶴峰象嶺之間丈夫
生而爲人父爲人祖以爲友婿女子生而爲人母
爲人姑以爲姊妹稱四美焉又皆以兒女親彼此
還往非一朝夕今日惟西園公孑然獨存撫今
追昔能不顧影而飲泣乎故率兒輩爲太孺人一

灑絮酒太孺人其諦聽焉

祭尹冲玄明府年兄文

嗚呼悲夫我用平先生胡然遽棄我而去乎豈乘
白雲以至帝鄉抑跨鴻濛而遊汗漫乎萱舉於鄉
幸以同籍爲先生異姓同體者五十餘年相與浮
沉宦海以老於行把臂入林者二十餘年旌纓霞
峰一衣帶水彼此停雲歲時命駕拜母見子寄贈
連牀易孫更抱共衣更出或歲一月或月數日稍
有睽違則鱗鴻相次於津梁梁月不輟於夢寐故

壬山癸水之間謂寶安不可一日無尹用平有用
平不可一日無張孟奇也嗚呼悲夫戊辰之秋萱
方襍被先生之嬾庵者數日今年矣問者先生
以荷花片詩見屬萱報曰因君却欲凌波去同伴
靈龜葉上眠又曰安得常移五石瓠與君同結濯
纓鄰猶在先生之耳也四郊多壘綠林滿江不能
償此心期尚意秋色一新便當褰裳以就先生携
萱西園史餘與先生考古更乞先生史編爲萱證
今辛未之夏何期先生以永疾聞六月朔二日宣

卽顛急足敬問啓居不二日急足徒手奔還曰先
生於四之日已屬續矣嗚呼悲夫先生胡然遽棄
我而去乎放聲痛哭卽室中婦孺驚走相問東莞
尹阿公遽捨我公而去乎未有不潜然被面者萱
乃率諸子若孫匍匐於百尺樓頭爲位以哭先生
而三耐焉嗚呼悲夫旗嶺霞峰實與聞之余卽後
歿其敢有離邊惟是歌碩鼠而適樂郊於壬山癸
水間者成言數年矣今旦夕將卜延康之里寄僧
珍之側雖金蘭之契尚多勝流膠漆之投不乏名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五 三
德然桑扈反真國僑吾已思光之酒誰酌子敬之
絃不調近尋笑緒皆爲悲端不惟西園公一慟欲
絕卽羅浮之雲樹望旗嶺而西靡夜樂之鳴泉迴
媚珠而潛咽矣嗚呼悲夫五十年白頭異姓同體
如萱者旣不能隨投劉尹之犀塵又不能濩效子
荆之驢鳴每欲屬詞遙陳哀些而縷淚沸腸雪滄
泚筆往往頓足而起不能成章七月十有六日乃
獲揮涕捉筆率兒輩元炳元光元瑩元坎元默
孫張陞張重張堦姪張量以牲醴粢盛遙窺先生
之總帷而申言當泣以問先生之荷花片果如余
詩笑他爭說壑藏舟一葉曾爲人負去乎白雲之
鄉鴻濛之野回視長閒慣在波心卧好風吹到便
吹還孰爲樂乎家元伯嘗冠玄冕以歸黃泉而語
范巨卿先生亦能偕梁月以乘白雲遊汗漫之樂
見語西園公否尚饗

祭程木公司理文

公之一旦遊岱而棄我十邑也蓋自三鎮會師以
有事於潮惠公卽條上軍興十二議爲當事借箸

皆從枕上過師者公復不惜其身單騎免胄長驅
重巒複嶂之叢菁堅卧莽戎墉隼之穴宅爲檻獸
釜魚倒戈面縛者分玉石肉其白骨而露處凡兩
閱月亦鞠躬盡瘁矣故爲蠻烟瘴所中始輿病
歸復爲庸醫所悞嗟夫悲夫志決身殲軍務勞豈
爲公今日而賦耶今我十邑之士若民朝夕匍匐
白衣冠而哭於輶哭於市哭於深山窮谷中若喪
考妣卽伏莽集墉輩爲公所撫定而安集者千百
其群無不爲位以哭公亦若喪考妣此與瀘棘哭之

哭諸葛武侯何異嗟夫悲夫公卽中道棄捐百身
莫贖然南國之棠峴首之碑祝畏壘而咏淇澳者
將以鶴峰鱣浦爲公桐鄉大壤俱救公又何憾營
爲公憾者彼桓桓矯矯藉公成謀匪朝伊夕執馘
泮宮藏兵宣榭三鎮文武大吏將上報 聖天子
副盟府而勒鼎彝不獲公親身一對揚之豈天道
忌完旣以公親其身爲五嶺祥刑之能吏不欲以
公親其身爲三鎮飲至之元勳耶詩曰出師未捷
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是亦爲公今日而賦也

嗟夫悲夫廉吏可爲也而不可爲可爲者當時有
清名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蓋自古記之公理吾郡
且攝吾郡兩載矣旣濯江漢復暴秋陽寸縷半文
不敢窺公左轂祿養太夫人未嘗染指孟仁之鮓
僅耕如賓聞鷄交儆者不以翟褕而改管蒯滕下
三鳳文彩翩翩練裙蒯履脫粟寒菹映雪囊螢僅
免凍餒一二應門腹卽不枵衣常見肘杜少陵之
阿段黃分寧之余城弗枯瘠於此彼辭五秉畏四
知緘絲懸壁飲水投錢何足道哉嗟夫悲夫天視

民視天聽民聽十邑之朝哭公暮哭公者亦朝呼
天暮呼天以保佑公之子若孫俾熾俾昌青雲鵠
起朱芾鱗次以究公未究之志且操券而探囊矣
孰謂廉吏不可爲也惟萱之哭公也有私憾焉夫
感恩易知已難亦自古記之十邑之哭公若喪考
妣感恩而已萱康衢一壤父也以公事而登公平
津之閣者僅一再幸從子墨家得公屑玉碎金皆
足以衙官班馬蓋千秋之宗匠也乃今之日文士
依以揚聲者又幸以春秋家言爲公同業公時或

得萱救帝亦徃徃心折膝前途人說項不啻口出此非獨知之契乎間者直指使者高太公祖觀採風謠草莽之臣未嘗敢以姓名求通公獨哀萱救帝數種以進曰不可當世而失張生直指使者過聽深以公爲得人遂檄捐公帑以及未同之人俯助剗飲水思源非公何以得此此之知己真古人所稱天下一人知己便足較之感恩不亦千百其難乎故萱獲以間而奏西園史餘丐公一言弁之簡端不敢走幣惟公實楚材因以黃庭堅書宋

玉對楚王問真蹟一卷得於故司寇王公世貞所藏者及晉王右軍蘭亭圖舊研爲故太史雲杜李公維禎所貽者以贄於公公循墻而避萱固以請久之公乃笑曰是研也楚人失之楚人得之敢不拜嘉案牘稍暇便當捉筆爲西園介駟彼對楚王問者弁州園神品也大費西園阿堵物不敢聞命然展玩竟日不忍釋手復笑而起曰不穀卽勉短恐非連城敢不完璧此公夏四月之德音也竊計珠玉一揮終當以此卷納公巾車九頓以謝而今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五
已矣萱卽千金自享副在名山竟不能得公珠玉
爲千秋九鼎非萱終生之憾也耶嗟夫悲夫郡大
父之文可逋也此卷以心許公者數月矣子民其
敢逋乎故今日之哭公也心香一瓣絮酒一甔介
以此卷復揮涕而識數語於卷末窺公几筵竊附
筵陵挂劍之誼惟公洋洋在上其式靈焉

祭文恪公大宗伯若翁韓老親家文

嗟夫悲夫公其遂長逝乎豈天之未欲平治天下
也遽爾奪公之速乎先聖有言有大德必得其位
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公爲大宗伯位列
八座四海九州孰不知有公者天壤並垂日月同
揭金甌之上計日宣麻而公不少待年不滿百豈
先聖之言亦有不足信乎間者 聖天子謚公爲
文恪他勿具論余所知者王公鑿魯公鐸按其德
業於公不無少遜也往歲六月十三日海水沸揚

震動天地無何而公之訃音至矣是公之長逝關
於天地如此里中冠蓋相望羔雁成群絲緡世講
朱陳結村惟韓與張二姓委禽結縵肩摩踵接今
余之最幼子元耿且委禽于公之最愛女矣余與
公皆好園居公城中有園曰止園題於楹曰知止
曾聞老氏訓灌園已息丈人機公之長逝也得無
以此爲讖乎公又有堂曰二餘題於楹曰心安社
稷原非悅身在江湖亦有憂今公之悅能少慰公
之憂亦能少息乎公往往居里中金蘭臭味聲應
氣求獨知之契公與余二人千古無兩時而揚
屹古今時而冥搜海岳時而分題角險時而覓句擊
壺旣卜以晝復卜以夜家釀頻傾塵毛盡落真有
一日不見如三秋者不知九原之下亦有如西園
公與公周旋乎嗟夫悲夫

西園存稿卷之二十一目錄

說

博羅縣志方輿說 嶺梅盟說

園公自幸說 園公自樂說

年家子江繩甫謁請莖親說

祿命說

庾嶺種梅錄說四章

題梅嶺福田冊說二章

西園存稿卷之

羅浮張 萱子奇甫著

說

博羅縣志方輿說

郡邑志乘方輿蓋難之矣今以下邑之十都四十
九里槩以縣治三方而縮較之豈不簡而該哉第
所採訪者止據各約編甲文具則不能無遺議焉
夫方輿之說首方位次山川次疆界次幅員次險
要次保聚次道里次物力而民風終之其說莫善

於禹貢蓋禹貢一書九州之方輿也而統之則有
夏氏一代之方輿也其東西南北不待聚米不煩
測圭掣然指掌然亦九州自爲一方輿未嘗總九
州瓜分之爲四方輿也故愚以爲下邑之方輿宜
以禹貢爲法十都各自爲誌如都之在北也則曰
由縣治而北以奠其位其山川幾何其疆界何墜
何止其接壤者何都所縱而袤橫而亘爲幅員者
幾何何險何要民相聚而保者幾何所所幾何衆
約之幾何長道里何許物力何所興何所瘠而後

以民風係焉故析

則之一

都之東西南北可按於堂

上也合之則一縣之東西南北可按於堂上也何
待割裂四十九里以縮載於三方而後見其東西
南北哉然爲是說者必於每都之中責其里長諭
以意旨頒以圖式各自爲圖以進圖之內爲分註
其外爲總論毋勦說毋懸度寧傷于繁碎毋失於
濶畧如胡寬之營新豐雖雞犬亦知其爲新豐豈也
者然後總而輯之撮其大要著爲圖經蓋不踰半
月不越十圖而一縣方輿畢矣豈唯方輿卽一縣

之經畫亦已畢矣若僅據各約編甲文具以誌一縣之方輿其挂漏侷且勿論卽以方位言之其中有由縣治而北者原不在北輿由縣治而東者原不在東輿則新集之黎村在西徙而北范家田在北徙而東是也此方位之官議也下邑象山擁其井則圖誌舊矣榕溪之水發源象山其委流曰榕溪其源流曰流田圳卽大溪水是也其山與溪皆屬北輿明甚而猫兒雙者卽象山最高處今旣徙流田溪象山于東而又析猫兒雙另爲別都之山

則山川得無變置乎夫象山榕溪其大者也變置若是它可知矣夫變置猶能舉其名也而又有高山大川竟闕其名何也此山川之當議也至若疆界之彼此幅員之廣狹險要之通閉道里之迂捷則茫無可考又安在其爲方輿也夫甲之家百也乙之家千也及各約編甲統其約內人數以意增減之也今據而書之是以各約爲保聚也而其約之爲保聚者若干與某保聚之或大或小安從而知之且據各約所編以保聚之小併於大書其大

之名而畧其小固舉一該百之意然中有以保聚之大乃竄而入於小至書其小之名而逸其大又得無舉一而廢百乎且一保聚也而分爲三約亦遂以三約書之如禮村之分四隅石灣之分四坊是書一縣者既總曰博羅而又書興賢新集各都也夫約不過一時之統攝而保聚則千百年不可分析者也故此一保聚也今日之約屬於甲明日之約屬於乙者往往有之則今日之約明日豈足據乎均一約也在甲而有所趨避乃轉而去甲在

乙必有所增減卽樂而趨乙且登耗之靡常也遷徙之無時也則約之人數又烏足據乎愚以爲據鄉約莫若據保聚其保聚之衆而大也其之寡而小也其之分爲幾約也其之自爲一約也其之與某而共屬於某約也棋布而星列則詳保聚亦重鄉約之意也故鄉約之人數可以挂漏而保聚之大小必不可竄逸也至於物力之議以畝而計種以種而計穫一肥一瘠得其詳矣然愚又有請焉夫丈量之役以上中下三等則壤定賦縣無浮賦

矣然一縣有一縣之三等一都有一都之三等當
事者乃混而爲一此民間所以猶有田多糧少糧
多田少之議也姑以新集長平寧集較之新集之
田播種一斗收穫三石而載糧多不過二升耳長
平寧集之田播種一斗收穫多不過一石五斗而
載糧少亦不下三升矣蓋收穫愈少故播種必多
播種一多故開畝必廣開畝一廣故載糧愈重是
以新集之下田每石價必一兩五錢而上田則踰
二兩長平寧集之上田每石價止一兩而下田則
三四錢故以寧集長平之上田尚不能與新集之
下田而乃以新集上田之賦槩爲長平寧集下田
之賦不亦寬哉然丈量既定難以紛更誠於各都
內分爲九等如禹貢所云厥賦上上厥賦上中厥
賦上下而又有厥賦貞與錯者各爲之說以迭平
政之君子稍劑量焉此亦救時之急務也若夫風
俗則浸淫之端與轉移之柄難以更僕所望師帥
者詳加意焉

嶺梅盟說

凌江橫圍之界曰庾嶺者星經謂爲南戒門戶五嶺鼻祖漢書郡邑志名臺山或曰亦五嶺之一也以其居五嶺之東徧故曰東嶺漢元鼎五年楊僕出豫章擊南越部將庾勝城而戍之遂名大庾嶺時南越相呂嘉遣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卽此嶺故又曰薄塞余按古今地理志秦初有梅鋗者常帥兵度此以取南越故亦曰秦關今嶺名梅實以銷猶嶺名庾實以勝也是漢之前嶺已名梅漢

以後乃名庾耳後人不能詳考遂謂梅嶺者以陸
凱折梅寄友得名而所寄者范曄足發一咲凱遜
族子也吳赤烏中雖常守儻耳然卒於吳建衡元
年矣曄乃南宋文帝時人豈相及耶余意凱所折
梅或寄它友非寄曄也詳其詩所折之梅或嶺以
南它郡未必卽此嶺是嶺名梅於凱何與耶甚矣
盛弘之之外也今寰宇志又言漢棋福常隱此故
名尤謬妄不足辨夫福數上書不見納乃去之會
稽爲吳門市卒未嘗一躡此嶺且嶺名梅自秦始

何待於福耶是梅嶺者以人得名非以梅得名明
甚而唐六帖乃言庾嶺梅花南枝已落北枝未開
蓋好事者傳會陸凱寄梅語故植梅於嶺然嶺分
兩郡間商旅輻輳不無攀折牛羊踐躡遂至凋殘
宋張子韶常登此嶺實不見一梅故賦詩曰詩人
常說嶺頭梅往往春風自北來我到嶺頭都不見
却將春夢盡空回後人又謂嶺本無梅者此亦過
也宋淳熙間知軍事管銳始復追蹤往蹟多植梅
以實之久之梅亦萎絕最後有英州司寇者得代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一
還度嶺其女獨徘徊嶺上復植三十本而留以詩
曰英江今日掌刑回上得棋山不見棋輟俸買將
三十本清香留與雪中開詩雖不佳而筭流亦自
有致如此今三十本亦不復存豈冠蓋中獨無一
好事如此筭流者耶奈何令騷人墨客空載其名
而勝蹟佳談竟失其實也余家居羅浮梅花村中
性故嗜梅計偕往來嶺上嘗與山靈爲約弃繻而
過使當如管知軍爲嶺頭春色粧點幾分今宦拙
矣凡兩度此嶺皆坐困遊囊不能如英州女郎輟

俸因念司馬溫公居洛爲牡丹會士人薛君常者
破產植牡丹此不過以供一時風景耳而好事者
且談之不置度嶺之梅侈稱今古敖雪數枝臨風
一嗅亦南北軒輜所羨而憇也余官冗曹無俸可
輟獨餅粥之產尚堪一破爲報山靈叱馭再來當
市棋數百本南北分植於凌江橫圃而以山之僧
守之異日雪中清香不惟足挽千韶春夢而先文
獻尸祝且在鼎寶壘繁不可爲蓬豆一助乎故稍
正其訛舛核其始末爲棋嶺盟以書祠壁山之靈

實共聞之凌江橫圃亦有君常其人者乎而一時
司土辟公爲政風流又皆不減司馬是役也倘獲
我心稍相攝護毋令往來有踰里折祀之嘆則梅
花之國恢復有期其棠之蔭永垂不朽此尤管窺
軍所爲九頭地下者也豈余小子實式靈焉

園公有幸說

宋倪文節公自幸有二十事曰人生斯世特有幸
耳非有能否也得幸多者爲福人人皆幸之而已
不知又欲無厭可乎園公竊自幸亦有與公同者
一生於中華一生爲男子一麤有知識一生於士
大夫之家一自幼崇儒一遇明主一隄弱冠卽登
科一通籍卽免館試一免求關陞文字一便爲職
官免簿尉塵勞一任職官卽入朝一改官不用舉
主一免作邑一掌兩制侍 經筵纂史牒一衣章

之寵一贈先考封母及贈兩妻一麓有田宅一麓有園館一閨闈和睦子弟可教一出有舟車役有奴僕一圖史左右觴詠隨意一強健無疾噫噫余之幸亦云多矣惟借計四上終不獲雋不如公一既躋禁從復以嫌構外補不如公二罷歸無祠祿可請不如公三拮据鮮紀綱之僕生計多米鹽之勞不如公四志與年爭勝力不能與志爭勝不如公五三十三而失車安人四十六而失王安人抱衾不乏舉案終鮮不如公六親友滿前嫌隙日搆不如公七天王聖明自令見放不如公八是幸者多而不幸者少也夫園公之幸也已獨自幸而人或不知何敢以望福人第生分有限卽此三十事幸得其半不惟自厭而且自慊矣尚欲無厭乎惡盈之天道其能追諸公又曰三十事有一不如意卽敗人意嗟嗟一不如意意輒自敗公之欲尚未必厭也園公不如意者且八矣意未嘗敗客曰人固爲園公意敗而園公之意不敗何也園公不答

園公自樂說

倪文節公又謂其退居十有五樂余幸同之且有勝於公者而不幸與公異蓋有三焉與益友談理公之樂也余望益之徑雖開而析疑寡侶與親故情話公之樂也余附喬之蔓雖廣而間親有人教子弟讀書日進一日公之樂也余舐犢之愛雖殷而堂構尚闕有一于此不可爲樂其可三乎若觀佛書於朝觀儒書於晝公與余同矣丹青間作點染遊戲公不及余也徐步小園賞玩花竹公與余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六 十一
同矣夏荔冬橙秋葵春韭公不及余也登城觀山
延賞風月公與余同矣樓角湘簾橋邊藜杖公不
及余也不任憂貧蚤眠晏起公與余同矣任情諧
謔縱意嘯歌公不及余也公信佛事而好放生余
不喜殺而止信佛理公非農而樂觀稼余學圃而
更明農公汎舟從流不能水宿余垂綸泊宅時飽
溪鮮公未忘勝負奕登上品余奕多奇敗勝負俱
忘公聽琴而手不操縵余知音而琴喜無絃公畜
鶴而鶴或甦甦余拊掌而鶴卽對舞公焚香獨坐
以靜制動余心香不焚動中常靜是公之樂余不
能得者有三而樂公之樂十有二樂余之樂者亦
十有二也公日日享之而不自知余則自知之
矣安得起公於九原而與公共樂乎客又曰樂則
樂矣亦文節公之樂與西園公之樂也與衆之樂
不在是

年家子江繩甫謁請葬親說

余舉於鄉郡中同籍者凡十人及歌鹿鳴九人而已其一爲河源江君應春蓋先三日捐賓客矣君

故赤貧有聲諸生間藉甚遂不復事家人產卒之日年二十有八云歲乙酉余遊河源拜君之母賴太夫人於堂下時紹科甫數歲余摩其頂輒潸然被面不能仰眎也因倒客裝爲賴太夫人宿春糧而君之內子鄒夫人則日夜抱紹科而啼諸廟未亡人所不從我孝廉公於地下者以上有賴太夫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一
人下有此片肉耳然甌無半菽身無完縷姑婦子
毋相倚爲命卽併日而食且朝夕不可保天乎何
賢書鬼錄兩交辟乎余不忍復聞其言遂掩泣而
別不相聞問者三十餘年遠矣一旦有斬然衰絰
望門而投者闔人辭焉倚庭而哭問之則紹科也
問鄒夫人則棄紹科者二年問賴太夫人則棄鄒
夫人者十年一杯之土皆未就也嗚呼痛哉不孝
故溝中瘠耳朝稿馘而夕委壑何足以辱長者惟
是兩棺纍然幾於暴骨睨而視之能不泚賴公數

爲不孝言之原巨先葬其親讓還南陽賻贈十萬
以上晉許孜二親淪喪躬自負土成墳賻贈一無
所受故曰君子不家於喪謹奉教弟身之不存土
將誰負一妻兩子且餬口里中飢餓不能出門戶
卽欲起而爲兩母問藁裡其可幾乎故重繭而至
敢以吳夫人爲請吳夫人者亦余郡中同籍駱君
應圖之內子老而餬口里中者也駱幸續食計偕
二十年死之日及其母太夫人死之日不能具藁
裡有一子替今且以餒死矣余歲遺之粟十二鍾

俾終身焉然吳夫人一老負故遇於一哀而出涕
余惡夫涕之無從也敢曰君子獨爲乎紹科負七
尺軀且能事詩書以卒父業教授里中何至如西
華東里南園北叟冬月練衣張其口向蘭臺聚中
覓到茂灌輩令西園公復論廣絕交乎且禮有之
吊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余賻之不能敢以所費
問紹科紹科則因以請耻獨爲君子者不獨一西
園公也壬子之歲不孝常謁李恭公延大因以謁
馬郡公夢吉九年之間四口之家不卽填溝壑者

繫我李馬二公皆能爲西園公耳今同籍故落落
晨星然里中諸縉紳繼掖皆好行德亦何至今西

園公獨爲郭代公乎敢丐一言竊比李方叔章居
士徵惠蘇子瞻載之出疆以詭遇於諸丈人欲共
爲君子者余故不能詩何所藉手以當冉氏之束
帛乘馬獨念陳孟公嘗爲友人護喪賻贈甚腆王
丹操一縑而前曰此縑出自機軸孟公媿嘆請以
匹練置紹科行李且爲操筆而術子瞻之詩以紹
介之詩曰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推衣助孝子

一 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又曰五陵多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財難耳就貧友乞不辭毫髮施善自丘山積嗟哉紹科持此以往讀之者幸毋曰異哉西園公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則如天之賜豈紹科一人實嘉賴之

祿命說

蕭瑀嘗以劉孝標辯命爲詭悖不經著論非之謂人稟天地而生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歸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也漢荀悅哀生論曰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仕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匡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哀之世而逼逼多懼殆於危亡由是思之無非命也西園公曰齊固失之楚亦未爲得也李翔有命解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

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為或曰不然求
 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為二
 子出或問曰二子之言孰是對曰是皆陷人於不
 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是盜耕人之田者也皆
 以為命是弗耕而望獲者也吾無取焉爾乙卯春
 二月西園公以栢棧之戚飲泣苦出閩中李伯魁
 氏見過為談祿命家言匆匆別去索言為贈嗟嗟
 祿命固不為西園公設也伯魁即前身嘗輟能令
 福星庇尊 歎災曜臨 禱杌如楊廷 秀所云乎西園
 公非知命者第不立巖墻之下已非一日而牛不
 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鏡揚伯
 魁其何以談之

庾嶺種梅錄說

是錄也梓於辛未之冬時道路戒心不敢載梅而
往俟大宗伯韓公以內召行僧濟乃載梅從而種
之今歲宗伯至九月乃發羊城時橐駝氏曰此非
種梅之候也至十月末濟上人始載梅去梅之直
一十金而已必護視三年始可迄後嗟一孤僧能
身親畚鍤乎計當覓二三荷鋤抱甕者朝夕從事
三年之間能令此孤僧持鉢沿門乎萱每年復捐
十金佐其蔬筍濟上人以十一月廿八日抵庾嶺

種梅凡十二日至十二月十一日乃遷日式山之
靈與西園公之力梅一種輒欣欣向榮矣亦一時
之快事也更有請者僧衆三年蔬筍之佐營身任
之矣豈宜復煩軒蓋遊囊第所爲仰丐停鑣輟輒
老呼僧輩一問梅花平善以報管知軍於地下又
能不惜絲筆爲花神描寫一番如何遜在揚州而
弁茲錄卽韓宗伯陳學士且拜明賜

又

余爲此盟以旌余心亦續勝事於英州理閨秀爲

一時快事橫園諸人士遂植一石鐫余盟於先文

獻公祠中曰此快事足千古者文獻公寔聞斯言

公其無忽今二十五年遠盟弗克踐文獻公洋洋
在上何詞以對惟是旣盟之後甫五載輒拜一命
賜袂歸休乎榕水之上請學爲圃而耄及之矣不
復措意徃事以及境外管知軍能不地下唉人庚
午春豐湖有濟上人者參方而北逮辛未冬駐錫
西園徃還文獻公祠下一日祠僧晤濟唉指嶺頭
梅數本日或云此師里中西園公所盟而植乎或

之者疑之也濟偶舉以語余公不爲此嶺任受德
奈何獨爲祠僧任受疑公誠有意於尋盟乎老僧
亦能以白水旌心償公弘願庶無負橫岡諸人士
嶺頭一片石也余乃蹶然而起亟令橐駝輩購梅
三百本載之凌江卽令濟上人護行而前橐駝輩
曰獨不聞魏田需之告惠子以十人樹楊一人拔
之無生楊乎是役也公之初盟嘗有踰里折杞之
虞矣卽一旦及食其實而軒輶騶從之絡繹商賈
負擔之襍選往來如織無不望以止渴者能令鼎
實纍纍皆爲道傍李否折柳樊圃之詩其可忽諸
第梅之種也與他樹異本舒矣培平矣土故矣築
密矣蒔之若子矣而爪其膚以驗榮枯搖其本以
觀疎密亦復有生梅乎故愛之不可太恩愛之不
可太勤柳柳州之言具在而不愛不憂梅之生亦
不可幾也非司土者爲政風流念公舊盟護持勝
事恐亦同歸於樹楊而無楊以供英理筭流之嘆
詠而已公其圖之余深韙焉竊有天幸余曾躬曆
橫岡凌江間自臺司以逮守若令皆一時高舉之

良翩翩乎風流為政時里中大宗伯韓公顧而樂
 方駕追鋒以應枚卜復度此嶺誠儼然一時盛
 諸守土者稍護持之則吾事濟矣豈惟茲事之實
 拜明賜濟上人曰大宗伯護法之念湯也彼花國
 其再造乎遂振錫而往

又

其州無枸杞今始聞之因念淇澳之竹咏於衛風
 澧浦之蘭見於楚賦昔者余友雲間張旋翹為
 余言之淇澳無竹澧浦無蘭豈亦避其名而反言

耶又何怪庾嶺羅浮之無梅也海內好事殊不乏
 誠得止園主人跋余嶺梅盟語而存之能種竹淇
 澳種蘭澧浦乎則武公所瞻三閭所紉獲與嶺南
 梅花國相繼再造更為千古一大快事

又

止園主人故嘗語余當語寅仲明府凡種梅數百
 於別業羅浮賣酒田之畔而寅仲未有以應也余
 笑曰寅仲桃源主人也自是後度劉即豈復問趙
 師雄往事然猶意寅仲必徐圖之得一當止園付

西園存稿 卷之二
囑能爲羅浮粧點幾分春色胡然突西初夏寅仲
輒捐賓客止園語尚在耳徒托空言里中有起予
者數日奈何舍已田耘人田種梅使嶺而不種梅
羅浮乎余謝不敏桃源哲嗣有礎公焉好古能文
籠蓋我輩賣酒田之梅花主人故無恙也西園公
其敢啓疆惟是西園之北爲余榕溪酒樓樓之後
甍脫數畝差可作竊衣美人粧室當於庚嶺種梅
之暇復購數百本環而種之爲小羅浮題曰索喚
園未知疎影橫斜暗香浮動時結綳衣攜手初日映
之隙光見射索喚主人腸胃文章亦有氣勃勃否
壬申冬十一月止園開梅花之宴余賦而謝曰不
向宋宮閒點額喜聞商鼎待和羹今 君命召止
園主人不俟駕矣名世應期以調羹於君臣魚水
之日自是召公奭一相隄三十年又未知索喚園
中獲其廵簷當在何日

題梅嶺福田冊說

庚嶺之梅聞於天下故曰梅嶺亦曰梅國今梅無
一存者癸酉冬余以舊盟購梅三百本往而種之

詳庾嶺種梅錄中一日有僧持鉢於西園曰野衲
庾嶺挂角寺及公先文獻公祠香火僧海藏也公
所種庾嶺之梅皆欣欣向榮南北往來亦皆望而
止渴矣野衲竊以花神紹介於公請畢其說宋以
前不知何時雄州有老而無子陳姑養捨其田一
十石爲庾嶺挂角寺及文獻公祠常住之田至嘉
靖二十七年軍興餉匱當事者遂以七百石爲儲
胥而以二百石常住曲江文獻公祠僅以一百石
還庾嶺祠寺久之挂角寺就圯僧衆他徙又僅以

下下之田三十石給庾嶺主持者歲入不滿數鍾

今祠寺稍已重新野衲實住持之辦香不具何問

蔬笋此豈平等法乎夫儲胥之七百石不敢問曲

江之二百石不敢覲而挂角百石之故物不可以

舊貫請乎野衲輩徃徃合掌當事以請舊貫當事

懽喜無量要詞尚新也竟未堅決幸公再造梅園

况今之日宰官身皆善知識能爲一切衆生廣種

福田西園公得無意乎是冊也惟公一言命之合

掌而白佛言此萬善同歸亦萬福同歸四體投地

西園不種
敢固以請余唯唯否否西園公第知種梅花不知
種福田也先是雄州守九如居士鼎建梅嶺鐘鼓
巖禪刹令巖僧海靜索余棹楔余爲書不落聲聞
應之矣今題是冊得無又立文字乎因拈花微笑
綴數語以告諸宰官身種福田者必能歸侵疆以
仍梅嶺祠寺之舊貫海藏復合掌而白佛言如是
如是遂振錫繞座而別懽喜無量

又

昔人有種梅三百本歲以百本供祭祀百本供饗
食百本供賓客余所種庾嶺三百之梅異日鼎實
纍纍豈惟先文獻公籩豆一助卽諸衲葷蔬筍亦
一助也梅或間有枯萎彼種福田一過而問有不
欣然補種以共成此人天之小果者乎第種樹必
及實登徒美言本花之神實與聞之衲輩無忽

西園存稿卷之二十七目錄

贊

三壽朋圖為郡公祖周六翁寫并題

邑侯劉公外翁履源胡公像贊

寫驪峰榕水圖并贊壽郡相葵翁黃公

五日九如圖贊

嶺海奇勲頌

西園存稿卷之二十七

羅浮張 管孟奇甫著

贊

三壽朋圖為郡公祖周六翁寫并題

森森貞幹崑崑具瞻可以柱國可以補天彼檀欒
兮淇澳娟娟三壽作朋何福不臻顯允我侯應五
百年名世駕時見龍在田題柱漢宮奏賦甘泉厭
彼承明五馬翩翩專城而居列岳分甸金章紫綬
朱輪彤檐嗟嶺之東乃海之埏侯則匪懈秉心塞

淵帝睠南顧爾侯勉旃不緇之白不磷之堅惟清
惟靜無頗無偏途鮮赭衣堂有蒲鞭棘魂不呼庭
雀不喧瞻彼福星羅浮之巔重光協洽嶺海不然
釜魚刺撥檻獸齧信三鎮厚集一壽誰先惟侯折
衝枕上過焉十邑安堵永不可誼王春初啓紫氣
盤旋厥日爲穀陽布春妍我侯覽揆大羅之仙現
宰官身以藩以宣帝曰五嶺侯勞獨賢簡在帝心
一日九遷方升之日方至之川介彼三壽稽首颺
言載聿者誰抱甕西園

邑侯劉公外翁履源胡公像贊

金華之陰天柱之陽地靈人傑忠簡流芳哲裔接
踵爲珪爲璋著書衡齊日月同光猗與先生繩武
蔚起喈喈其鳴翹翹其翅取勢斜飛迺棲於枳嗟
彼睢陵祝其之浹鹿夾鄭轂酒奠韓醺直道事人
身去道存攀轅借冠萬里叩闥先生曰否人各有
志晉晏浮雲趙孟敝屣神武挂冠翛然掉臂千仞
翱翔矰微莫施垂橐而歸不名一錢匡智我師陶
皮比肩高枕危樓玉軸牙籤聞詩聞禮繞膝翩翩

仰彼忠簡厥美攸濟爲邦之楨如柱之砥儀而圖
之不可一世欲知其人請視其婿

寫驪峰榕水圖并贊壽郡相葵翁黃公

春王正月太簇翔靈廿有四日帝集群真凡百有
生值此祥辰多壽多男著在仙經篤生我侯袁山
華胄懷寶席珍璠璣瓊玖應期名世宜帝左右取
勢斜飛花封墨綬牛刀割鷄小試隨陽煦煦冬日
凜凜秋霜三楚今聞琬琰洋洋淚墮峴首憇留甘
棠嗟我惠郡臺囑允督左朝右廣山海綰轂澤有

奔鯨野有銜鹿侯甫分城歸命繼屬不腆下邑火

熱水深獲借我侯我席我衽如朱絲繩如玉壺冰

民時罪歲婦子靡寧侯曰予華歲亦何罪綬征虺

刑且常坐待發棠勸分以賑以貸自古救荒侯今

獨最經術飾吏愷悌作人彼三大役豈日舉盈庶

民子來不日而成翊我景運佑我文明一勞永逸

功垂百世驪峰之陽榕水之涘樂利親賢繫侯之

賜崇勳偉績羅浮竝峙登彼羅浮春日載揚祥辰

喜扁躋侯之堂式歌且舞酌此兕觥俾耆而艾俾

大而昌歌麟之趾熊占蘭夢紱麟於庭八龍三鳳
多男多壽百祿是總草莽之臣是禱是頌

五日九如圖贊

如彼五德瑞應帝籙如彼堯韭不以拜竹消腹珠
璣如榴在握傾心向日如葵衛足渥丹如荔冠彼
五木守禦如桃來彼度索如冰之臺衛生辟惡蟾
而如金蝠而如玉千百其歲永膺天祿五日九如
以介景福

嶺海奇勳頌代

歲辛未五嶺之南民皆罪歲伏莽者蹈隙而起枹
鼓動地春正月吳興洪崖王公方膺簡命再撫
五嶺遂投袂而嘆曰此不穀之青城地也豈其怙
終卽有越志非異人任乃從嶺以西移鎮會城攝
篆徼海命將誓師裹糧坐甲水陸並進甫旬日鬱
洞藍氛泥澳爛禾四大捷相繼策至歌朱鷺而奏
班雉以迎公者洋溢五嶺矣先是丙寅之歲公嘗
以分臬督師循州桂山瓜坑沙田之後築京觀焉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時之班椽不能揚公盛美以繼燕然今循之父老子弟謂舊史續嘗序公籌海詰戎二編以梓行於世可無一言磨崖四百三十二崆以詔來茲史續不獲辭遂再拜而爲之頌頌曰嗟我東粵山抱海環夔罔龍蛇以息以繁蠢爾眈眈伺時之艱狂虺突豕潛蘊滋莠維歲丙寅負嵎攫市間我十邑遺我一矢桂山瓜坑干擷弗茲介以沙田彼此角犄辛未之春五嶺復叱鬱洞藍氛泥澳爛禾朝或揚竿暮或揚波搏沙雖衆糜永實多疆場之事一此

一彼巾幗者誰肉食者鄙玩寇愒敵民其餘幾

一人九重半壁萬里赫赫我公 社稷寶臣陳其

時泉爲幹爲楨五年之間再藩再屏爰整其旅左

蕩右平嗟我東粵二百餘載日月其羽曾無寧歲

帥行糧從民鮮藏蓋肇敏戎公惟韓襄毅百六十

年公紹其隆輕車熟路復駕追鋒允文允武啓我

元戎築鯨於海射隼於墉桂海冰天式歌且舞九

陽百罹濊廬弗顧匪公誰恃匪公誰怙民具爾瞻

爲諸侯度如金如玉之紀之綱簡在 帝心樞莞

廟廊我嶺我海乞靈旂常以永無斃峩峩洋洋

